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漢宣帝說了算！

潘國森

儒家學說由孔子傳到今天超過二千年。孔孟屬先秦儒家，然後有漢儒和宋儒兩大派，二十世紀又有「新儒家」。這算是最簡略的分類。究竟漢武帝有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我們看看皇帝有沒有重用董仲舒就知。何解？如果皇帝依你的說法重訂國策，還能夠不給你當個大官嗎？北宋「熙寧（宋神宗的年號）變法」的主角是宋神宗趙頊（1048年-1085年）和王安石（1021年-1086年），神宗要行新法，就任命「王總設計師」做「參知政事」（宰相級高官）。

「老董」請皇帝：「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不過漢武帝看過「計劃書」後，只派老董去當江都王劉非和膠西王劉端的國相。西漢地方政制後世稱為郡國制，郡的長官是太守，國是漢室封給劉姓宗親為王的封地。武帝時郡與國的規模差不多，國相大概與太守平行。秦代全國約共四十郡；漢代郡國過百，幅員比秦郡為小。若用當代商場的情況比方，那麼「大漢集團」的主席兼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並沒有擢升「老董」入董事局，只派他去當個分公司的總經理。老董又受到「董事局」入面的公孫弘（前199年-前121年，當過宰相）排擠，以病免職。

老董雖是儒家，但是他的「Portfolio」（公事包入面的文件或作品集）除了孔教主和孟副教主的絕招，還有陰陽五行災異的那一套，這正正是漢儒的特色。今天中國人喜歡接觸的占卦、算命、風水等等「封建迷信」都離不開漢儒的學說。老董居家期間寫了《災異之記》，漢武帝認為這書「譏諷朝政」，召集學者議論。老董的門生呂安舒時任丞相長史（近似相府秘書長、幹事長之類），這傢伙光看文字認不出是老師的大作，批評此書「大愚」！「董大師」輾轉被判死刑，幸得「大老闆」赦其死罪，以後「董大師」就不敢再談災異，亦無法原諒這個「不肖門人」。災異指自然災害和異象，漢儒認為災異的原因是施政過失，於是上天示警，要君主改過，嚴重的還要退位讓賢。

漢昭帝（劉弗陵，前94年-前74年）時董門弟子眭弘（？-前78年），談災異招殺身之禍。眭姓不在《百家姓》之列，讀如「雖」（漢語拼音suī，粵音seoi1）。眭弘上書要漢昭帝訪求賢人，讓出帝位。結果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伏誅。

此下傳召最重要的證人漢宣帝劉詢（本名病已，前91年-前48年），他是西漢全盛時期「武昭宣時代」的最後一人。他的兒子漢元帝劉奭（前75年-前33年）倒是「柔仁好儒」，勸老爸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很不高興，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然後慨嘆說：「亂我家者，太子也！」事見《漢書．元帝紀》。

漢宣帝是掌實權的「主席兼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昭帝則從未實際執政。宣帝講述「大漢集團」的「企業願景」，當然是最權威的官方說法了。

日後漢元帝是怎樣亂了漢家？請看下回分解。 〈漫談數種儒家〉之二

思旋天地

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

思旋

花好月圓、合家歡樂團聚的中秋佳節，在萬家千戶幸福的氣氛中過去了。接踵而來的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紀念盛典。

不久前，全國人民都在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周年華誕，舉行了各式各樣別開生面的慶祝活動，彰顯了中華兒女對中國共產黨的敬仰和擁護；難得的是，大家都能「以史為鑑、開創未來」，好好認真學習共產黨的歷史；大家都衷心緊跟共產黨走。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以9個「必須」總結百年奮鬥經驗啟示，為「開創未來」指明方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必須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為美好生活而奮鬥、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必須不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必須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必須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自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以來，在數代國家領導人的帶領下，走過了72年的風雨兼程路。飛躍式發展的中國，今日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世界軍事強國、世界外交大國、世界航天強國、世界體育大國以及世界消費市場大國等，這是中國人民的驕傲！值此新中國成立72周年之際，中華兒女必須「以史為鑑、開創未來」，必須向全世界多講中國故事。

良政善治、以民為本的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領導人民團結奮鬥，創造輝煌的成績。最令世界矚目和羨慕的是，14億人口的中國，其中現行標準下的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完成脫貧致富的目標。在中共領導下，人民「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在新冠疫情下，國家領導人不斷作出各項利國惠民的舉措，致令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全方位的復甦，助圓共同富裕的中國夢！

近期，最令人關注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其中《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等將加強粵港澳現代服務業優勢。而在北京，開設北京證券交易所，深化中國在世界的金融中心地位。中秋節前，在北京的環球影城開幕了，全球最大的主題公園在中國扎根，北京將以環球影城開園為契機，加快打造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地位。

心窗常開

雙瑞贈書 社群獲益

潘金英

文友瑞芬打電話來：獲益搬倉。

好瑞芬，她說最快想到愛推廣閱讀的我倆，立馬與我倆相告，獲益公司很快要大倉搬細倉了！

現她安排苦力拎走些書架及木板，並捐一批書刊到大學圖書館。她知明珠和我常到中、小學去，另想送批書給我倆及一些作家文友，歡迎即日來取，再轉贈他人。我不禁讚美她贈書利社群，這種大方利他的精神，真令人感動！

獲益搬倉這消息，令我憶想到她和他虎山行的許多創業往事。瑞芬主理的獲益出版社，30年的歷史了，貨倉儲存的舊圖書少說也有三四十萬冊；她說以前大部分書印刷太多，不像現在只印兩三百本；30年來的舊書蒙上厚灰塵，佔據了大量空間，而租金日貴。香港空間貴，獲益要大倉搬細倉了，無法不處理；雖說舊書適合送廠切紙，環保再造，都是有貢獻，但血汗出版，真不忍心！往昔網絡未盛行、文字還沒有電子化，那時紙質圖書是閱讀的唯一選擇，例如劉以鬯的名著《對倒》，更在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的刺激下，曾成為書店文學暢銷書榜榜首。但受歡迎的書還是很少，大部分書就沒有那麼好的遭遇，銷路不佳，大都默默無聞躲在角落裏。

●筆者和瑞芬、東瑞。 作者供圖

社會進入電子時代後，網絡發達，大大影響了紙質的出版，網上閱讀也打擊了紙質閱讀，可幸仍未能取替、消滅紙質圖書。但網絡化猶如大海湧浪，潮捲一切；有些人難免驚慌失措，未慣適應，或悲觀看前景。

其實，書的命運，不是正如人的命運般嗎？花開花落，日出日落，好戲落幕，曲終人散；如果是演者好戲、如果是此曲回味，不是非常好嗎？絕大部分香港中小學、大學，都可在圖書館內看到東瑞的書，不少人可在書店看到他的書，還有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香港文學館，一度收藏其筆跡及簽名本，這樣不是非常好嗎？

東瑞書的蹤跡，隨處出現。現倉裏地方小，沒處存放，留又有何用？紙類書刊，被賣到廢紙站按斤秤呀，回收店收購的是金屬。書的命不屬於自己，人到天堂時也無法帶走，捐出去吧，給更多人看才對！瑞芬快人快語，快手妥善安排把適合的新書，捐獻給不同學校和需要的人。她兩夫妻海內、外文友多，送出的書也多；為了支持雙瑞，我們啟程到獲益公司領贈書，和書、書主人光榮合照；將會把領取之書，向學校圖書館公益贈書，以行動相報。

翠袖乾坤

沒有垃圾桶的日子

余似心

最近公司推出一個名為「智能減廢先導計劃」，以鼓勵員工和租戶減少浪費，珍惜資源，愛護地球，且進行比賽，以激勵眾人的決心。

難得的是有為數不少的租戶參與，計劃的其中一個行動，是取走各人座位旁的垃圾桶，廢物只能丟到特定的「中央」收集箱內；除了廢物需分類外，箱底特設電子磅，以計算所棄垃圾的重量。數字會傳送至旁邊的電視熒屏，與其他參賽者的數字放在一起作對比，以一較高低，哪家是領先的垃圾王一目了然。

為期多月的遊戲結束後，會以總人均棄置垃圾作計算，數字最低的單位或公司便勝出。

丟垃圾的遊戲看似小兒科但考驗大。身邊沒了垃圾桶的日子並不好過，隨手拿來紙巾使用後或吃過的蘋果芯無從安放，那一刻總感若有所失，一顆心像懸在半空歸宿無處。從未想過垃圾桶於自己是如斯重要。

大家只得努力配合減廢，每日上班習慣以濕紙巾抹枱和電話的我，改用毛巾，用後清洗循環再用；使用量最高的是洗手後的抹手紙，也以另一條抹手巾代替；外賣咖啡自行帶杯；外頭吃飯隨身帶個可摺合的軟膠食物盒和一小卷食物用可分解的膠袋，把吃不完的東西帶走；外出也帶個保暖瓶，減少買樽裝水，盡力做好自己的責任。

除了公司，家住屋苑的垃圾桶也不知何時開始消失了，走幾條街或整個商場也找不到一個，大家只好把要丟的東西全部帶走。想來這也是個迫居民減廢的方法。

想起日本京都，市容乾乾淨淨的，但市內大部分地區都不設垃圾桶，當地人習慣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在住宅區的廢物收集站，有不同的分類箱，人人都要謹慎遵守，因為該處設有攝錄機，誰把垃圾隨意掉下，都被記錄下來，小區住戶不多，總會被認出和找上，罰款事小，面目無光事大！

環保習慣，肯定可以迫出來的！

百家廊

我們一起追的劇

焦淑梅

每天下午上第二節課就心不在焉了。王老師拿着那本二年級的語文課本在講台上口吐蓮花，我的小心兒早就透過灰蒙蒙的玻璃窗躍出教室，飛向了村子大隊前那片寬寬的空地上。我癡癡地盼太陽公公快下山，盼月亮、星星快出來，盼老天爺快快拉下黑簾子，盼門房的春爺快點打開大隊那扇朝外開的推窗，把那台笨重如大鐵疙瘩的17吋黑白電視機的開關，哢吧一聲扭開。就是電視上不斷閃呀閃的是一片白點點雪花，我們也目不轉睛，好奇得很，興奮得很。

我敢說，那段時間，絕對不止我一個孩子那樣瞅着老師走神，全班的孩子都是，甚至全校孩子都是！保不準，老師們也是心急火燎地想趕緊散學呢！老師是大人，雖然自制力較強，但大人也是人，也就和我們全村的大人一樣，因為村裏的大人也和我們小孩子一般，毫不掩飾內心的焦渴，盼望美麗的夜色快點兒降臨。

日子因盼望而萬分緩慢，又因盼望而活色生香。說來好笑，讓大家魂不守舍的，竟是一部叫《霍元甲》的香港電視連續劇。

那是1983年的夏天。傍晚，村大隊附近到處是孩子們笑鬧騰閃的身影。板凳，小馬紮，還有石塊和木墩子，疏密有致，擺得星羅棋布。給大人佔好位，一幫孩子們就開始捉迷藏，叫鬧聲讓村莊沸騰。 不一會，大人們飯畢，擱下碗，抹着嘴，就急匆匆跑出來，尋着自家孩子給佔的位置，坐下，揩汗，搖扇，一臉心滿意足。在等劇的間隙，會交頭接耳，東家長西家短，說說莊稼的長勢和自家生活的故事。高興了冷不丁尖笑一聲，悲傷了偷偷抹一把淚。大隊正對面是一座挑簷雕花木結構的老戲台，據說是清代建築，很闊氣高大。我們常坐在高高的戲台上看電視，看得清看不清不重要，和一大群小夥伴在一起玩就非常開心。瞅着下面黑壓壓的看電視大人們，他們挨挨擠擠、親密無間的身影，讓我們有說不出的幸福感，覺得我們村裏人就是一家人，我們的村莊是人間天堂。

一台唯一的電視機，一村子的煙火人家。宗師霍元甲，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危難時期，發揚中華武術的精神與力量，和外國人鬥智鬥勇，為國揚威。《萬里長城永不倒》的主題歌一響起來，人群頓時安靜。激昂的旋律讓人熱血澎湃。「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睜開眼吧，小心看吧，那個願臣虜自認！因為畏縮與忍讓，人家驕氣日盛。開口叫吧，高聲叫吧，這裏是全國皆兵。歷來強盜要侵入，最終必送命。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水滔滔。江山秀麗，疊彩峰嶺，問我國家哪像染病？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水滔滔……」

那台黑白電視機，給我們開啟了一扇打量世界的門。隨後，《霍東閣》、《血疑》、《紅樓夢》、《西遊記》、《夜幕下的哈爾濱》、《情義無價》等是我們追的劇。光影聲電撞擊，我們腦洞大開。我就曾無數次幻想自己能「霍家拳」附體，一招半式就把常常揪我小辮子的二楞哥打翻，讓他像我崇拜他一樣，他也乖乖臣服我。我同班同學蘭兒，去地裏給羊割草，順勢摘了幾朵艷麗的打碗花，別在髮間，我們一致認為她是把自己當「林黛玉」了。她憨憨地笑，嘴咧得大開，露出一對尖尖小虎牙，並不否認。初中時，那個胸前最先鼓起來動如脫兔的琴丫頭，竟然一臉心事地唱「有誰知道情義無價，能夠付出不怕代價，任憑愛在心頭掙扎，幾番風雨幾次牽掛。走在你身後，矛盾在心頭，狂熱的心逐漸冷漠……」天啊，她才15虛歲，關於愛情，她懂個屁啊！說實話，那時的我，何嘗又不是每天心猿意馬，胡思亂想！想怡紅公子多情，瀟湘妃子多夢，恨薛寶釵有漂亮的臉蛋天生精明的內心，明明知道寶黛深深戀，她卻橫插一腿。

那些電視劇，影響着我們，我們也都成了劇中人。真不知琴丫頭暗戀上了誰。二楞、三胖還是春明？我們猜不出。反正，她有點走火入魔，越發不專心唸書，上課時出神走心被老師粉筆頭射準過好幾次，她是死不悔改。火得她爹娘甩下割玉米桿子用的白晃晃的一柄鐮刀，咬牙切齒地抱怨：「看那個唱『小城故事多』的，屁股扭啊扭的，綿羊音讓人酥！外邊，那麼開放？」

我至今清晰記得少年時追劇的一幕幕情景。那時，日子清苦，住破舊的房，穿補丁的衣，每家的小孩都在大自然裏放養。我們的玩具是家裏的牛、狗、羊、雞、豬、小兔，院裏的麻雀、燕子、蜻蜓、螞蟻，還有風雨雷電。不像現在的小孩，成長過程被父母的視線全覆蓋，豐衣美食，物質豐裕，還差不多人手一個手機，可以通過手機隨時了解世界角角落落的信息。當然了，手機和電腦遊戲，也苦害了不少孩子，讓無數家長發愁和氣憤。

後來，家家有了黑白電視機，不幾年又普及了彩電，時代飛速發展。我們漸漸長大，村子裝不下我們的夢想，也擔負不起大人們的生活了。一天天，一年年，逐漸消失的舊物如逐漸消失的人。黑白電視機退出了歷史舞台，放電視的春爺也長久睡在了村南一個圓圓的土丘裏。長大的我們一個一個飛出村莊尋找各自生命的落腳點，求學或打工，在異鄉的某個城市，給夢想安家。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那些劇，成了生命中美好的回憶，永難忘卻。

網人網事

望向深空

狸美美

9月15日這一天，開啟了外太空的一項新紀錄：除了國際空間站的7名宇航員和中國空間站的3名航天員之外，還有搭載一艘「龍飛船」從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飛而來的4位「民間人士」。也就是說，掐指一算，這一天，外太空共「擁擠」着14位地球人，可謂史無前例。

這應該是件好事吧，畢竟，人類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一個可能性就是邁向深空。在璀璨的銀河邊，在浩瀚的宇宙裏，或許、甚至可以說肯定有我們的第二家園。如今「扎堆兒出球」的盛況，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探索發現外太空的結果。

以上文為例，3組地球人的活動區域分別為國際空間站、中國空間站和龍飛船。其中，國際空間站最為老牌。它的前身是美國太空總署的自由號太空站，1998年開始與俄羅斯共同重建，包括加拿大、日本、巴西和歐空局11個國家、即總共16個國家參與研製，直至2010年完成建造轉入全面使用。它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耗時最長且涉及國家最多的空間國際合作項目，也是目前在軌運行最大的空間平台。

而中國空間站，也即3位「東方來客」的部分，當然是指當時正逗留在外太空的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和湯洪波。今年4月，中國曾將正在建立的中國空間站——天宮空間站的天和核心艙送入軌道。6月17日以來，這3位中國航天員搭乘「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進駐天和核心艙，經過為期3個月的在軌駐留（包括兩次外太空行走）後，現已於9月17日順利返回地球，返回家園。

至於那4位來自美國的外太空「民間人士」，其核心成員是38歲的億萬富豪賈里德．埃塞克曼，他支付了自己和其他3位成員的不菲「船票」，目的是用這趟神奇的太空之旅為兒童醫院籌集2億美金，並研究外層空間對宇航員的生物學影響。這4位「普通人」，僅僅經過6個月的「初級訓練」，便開始了「遊客遊太空」的首旅，而且與之前那些只在亞軌道短短太空飛行十幾分鐘的蜻蜓點水般的行程比起來，他們足足要飛行3天，是真正地開啟私人太空旅行的新紀元。而完成這一成就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硅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和他的SpaceX（太空技術探索公司）。此次私人太空任務被命名為「靈感」四號。

這讓小狸很難不想起那部經典日漫——《銀河鐵道999》：人們購買昂貴的車票，登上銀河列車，開往能免費提供機械身體的安得羅美達星實現長生不老。途中，列車停靠一個個星球，旅人們遊歷着一個個與地球迥然不同的顛覆世界。也許，鐵郎（漫畫主角）的生活真的就在我們不遠的將來。

有點扯遠了。但人類愈來愈深入地探索宇宙卻是不爭的事實，外太空也勢必愈來愈熱鬧。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的中國「天宮」空間站將於2022年完工，設計壽命不短於10年，但它可能是今後10年裏唯一可用的太空空間站，因為現有國際空間站的使用壽命已接近尾聲，行將關閉，除非有新的資金進行重建。對此，中國已明確邀請外國科研機構共同在天宮空間站上進行科學試驗，中國空間站將盡可能作為國際資源與地球各方共享。

世間多煩擾，忙着低頭爭執，不如抬頭仰望星空，那裏有着共同的人類命運，那裏才是正事之所在。

信而有征

旅途隨想（一）

劉征

我現在出行基本上都是高鐵。很快捷，窗子也大。如果有可能，我會盡量選一個靠近車窗的位置，看着火車由慢及快，窗外的樹木旋即迅速向後退去，並帶來視線被迫應接不暇的眩暈感。再過數小時，我就可以到達目的地。在以前，這段路程或許要開上一整天。現在，它最多也就幾個小時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長途旅行是去大學。其後4年，每個學期都要有兩次往返。每一次都是火車上的兩個白天和一個晚上。白天還好，尤其到了夜幕降臨，人的情感逐漸脆弱，而往往那時，列車才好像故意開始沒入人跡罕至的群峰。車窗外那些樹林愈來愈密，覆蓋了整座山巒。樹會在夜幕渲染下呈現為一種黑褐色。忽然，一股蒼涼會迎面而來。就在這時，一處光亮出現了。在一個怎麼也想像不到的地方，出現了深山中的一戶農家，遠遠地透出兩點燈光。你的目光旋即被它吸引，並感覺到這光帶來的巨大溫暖。人就是這樣，在都市之時厭倦都市，現在這裏空無一人，我們卻開始懷念起人的痕跡。尤其當這種人的痕跡跟當地的特色結合起來，那幾乎完美。就好像天然有一股風流之氣，造出天人合一的景象，比起純個人的或是純自然的景觀都要好上數倍。

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當中曾經描述過類似的經歷。那是一段前往巴爾貝克度假的旅程。主人公馬塞爾跟隨外祖母先乘了一段馬車，再改乘火車。當車行至一個小站停下來的時候，馬塞爾看到等在路邊的小販們陸續來到車窗前售賣各種小物。車窗比地面高出許多，小販會費力地把手裏的東西塞進窗口，再把錢拿回去。正在這時，馬塞爾看到一位農家少女，穿着粗布衣裳，兩頰緋紅。不是那種細皮嫩肉當中透露出來的蘋果般的紅暈，是類似高原紅一樣，藏匿在日光長時間曝曬下形成的粗糙膚色當中，顯得健壯，有力。馬塞爾被這種粗野的生命力所吸引，並向她招起手來。她在遠處看到了，旋即拿起牛奶向這邊走來。這時，車開了。這個人開始變得愈來愈小，終於消失在眼前。隨着她的離開，車上的馬塞爾似乎感受到自己正在遠離一種生命，這個生命的體徵是只有當地才會具有的。前一秒鐘，它還觸手可及，可當你要細看的時候，這生命卻因為列車的啟動一點點地消退了。過不多時，就變得無影無蹤。

普魯斯特描繪出來的這種經歷，以及我小時候乘坐綠皮車的經歷，現在已經完全消失。目前，我們即便乘坐火車，車窗的玻璃也是封閉的。沿途不會再有小販。即便是最近推出了網絡訂餐服務，旅客可以在到站之前先在當地的外賣店裏訂一些餐點，等車到了以後我們就可以下車去拿，可是以往的那種粗野的感覺是不可能有的。一切都是預定。雖然有時在表面上看起來，下車取餐和透過車窗購買是一回事。但實際上他們卻有本質的差別。不期而遇總顯得更加浪漫點。更不用說給你送餐的人要麼穿着全國統一的外賣制服，要麼已經把你訂的東西放在那裏絕塵而去了。當列車再次開啟，我們更無法因為列車速度的變化感受車窗外風速的變化。四季只是一道純粹的寫生，吹到身上涼涼的，那是空調的冷風。

整個世界都在追趕時間。詩書風月現在是不談的。這些不強求效率的東西勉強會出現在藝術館，被當作與我們有點距離的不真實狀態供起來，但其實，在不久之前，它還活生生。